



农村图书室文艺丛书

第二輯

吐絲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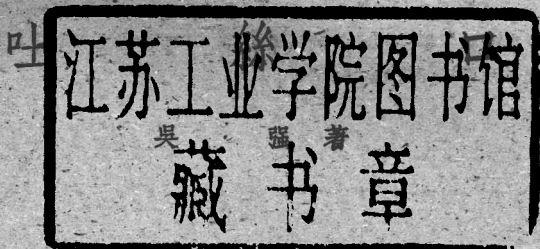
吳強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0311

0168

农村图书室文艺丛书第二辑



光輝小說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8 •

本書內容說明

这是长篇小说“紅日”里的一段。这一段描写了萊蕪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攻占萊蕪以北吐絲口鎮的作战经过，生动地表现了我军的英勇善战和敌人的殘暴瘋狂。小说还描写了萊蕪敌人潰敗时我军抓俘虏的生动情景。

农村图书室文艺丛书第二輯

吐 絲 口

吳 强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書号 0053

开本 787×1092 耗1/36 印張1 15/18 字數34,000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0 定价(5) 0.14元

出版說明

我們出版这个“农村图书室文艺丛书”，是为了配合农村中的文化革命，供給广大农民适当的文艺讀物，滿足他們精神食粮上的迫切需要，并为农村中文艺、文娱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出一点力。

这套丛书每十本成为一輯，最初几輯的内容大致分这几个方面：(1)描写領袖訪問工农群众的作品；(2)有关革命傳統教育的革命斗争故事；(3)反映农村新面貌、农村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的作品；(4)工农兵自己写的优秀創作；(5)当代优秀的文艺作品；(6)輔導农村文艺、文娱活动的讀物。

所选作品力求内容丰富、思想鮮明，富有教育意义，同时文句通俗，容易了解，有的并加上必要的注釋，有的还附有插图。

希望讀者提出意見和批評，使这套丛书能不断改进。

上海文艺出版社編輯部

在拂曉以前，华东人民解放軍完成了对以萊蕪为中心的蔣介石匪軍五万余人的包圍，李仙洲的綏靖总部和两个軍七个师美械装备的部队，墮入到由我軍鑄成的鉄桶里。

沈丁部队①占領了吐絲口周圍的大小村庄和山地，攻击部队已經逼近到吐絲口的圩牆底下，吐絲口到萊蕪三十里路的通道，被拦腰切成两段。

紅日从东方露出殷勤和藹的笑臉，向辛苦的战士們問安道好，閑云和昨夜的确烟一起随着西风遁去了。早晨的世界，显得温和而又平靜。田野里的綠苗，兴奋地直起腰身，严冬仿佛在这个大战到来的日子告別了，人們从这个早晨开始聞到了春天的气息。

沈振新、丁元善和軍的其他負責人，滿意地听取了梁波一天一夜先遣工作②和敌情的汇报，确定了各师、团的具体攻击任务，按照华东野战軍司令部全綫发起战斗的規定時間，通知全軍在今天下午八时正，向各个部队的当面敌人开始攻击。

中午十二时正，電話总机向各个部队的參謀机关、政

治机关发出通知,对准鐘表的时间。

所有的鐘表指針,向着下午八时的目标移动。……

傍晚,太阳还没有落山,西天綴滿鮮艳的彩霞。

队伍源源不断地走上陣地的攻击地点,各在各的崗位,等候着攻击命令。

沈振新和丁元善站在吐絲口附近的山头上,三个信号兵紧握着装好了子彈的信号枪,守候在他們的身边。

太阳落下山去,云霞消失。

滿空的星星,眨动着閃閃灼灼的眼睛,好象全体按着扳机准备射击的战士們的眼睛一样,焦急地佇望着山头上的軍指揮官。

政治部主任徐昆看看表。

軍政治委員丁元善看看表。

軍长沈振新看看表。

三个人同时地听了听手表摆动的声音。

这时候,最大的权威者是表的指針。越是人們对它的迟緩的步伐感到焦急,越是不肯改变它那不慌不忙的姿态和速度。

隱隱的山,隱隱的村庄,隱隱的吐絲口鎮。寂寥地躺在蒼茫的夜色里。

① 沈丁部队就是軍长沈振新、軍政治委員丁元善领导的这个部队。

② 先遣工作就是走在大部队之前,替大部队預备营房、粮食、民佚的工作,或叫“前站工作”。

“准备！”

沈振新向信号兵命令道。

信号兵的身子抖动一下，举起了信号枪。

五分鐘，竟是那样緩慢而艰难地行走，不肯遽然消逝啊！

沈振新、丁元善、徐昆同时地站起身来。信号兵的枪口瞄准着吐絲口上空弯弓样的月亮，右手的食指貼按在信号枪的扳机上。

“射击！”沈振新的一对眼珠，在李尧手里的电光下面，看着指着八时正的表針，响亮地叫道。

三顆鮮紅色的流星，一顆赶着一顆，在黑暗的高空里急駛，划着一道一道的弧形紅綫，戳破了夜的寂靜；接着，又是三顆，又是三顆，象征着九千个敌人将被歼灭的九顆信号彈，成了导火綫，引得眼前的战場燃燒起来，轟响起来，震蕩起来。

一声一声的炸响，紧接着一团一团的火光，联珠般紅的、綠的曳光彈，出現在吐絲口鎮的周圍、上空。

三十里外的萊蕪城的周圍和上空，比这里更加色彩繽紛，比这里的声响更加猛烈。

大战爆发了，双方三十多万兵力在三十多里长的战綫上，进入了烈火一样的战斗。

二

战斗开始以后的十分鐘內，吐絲口石圩牆的西面和南面，就給黃色炸藥炸开了两个缺口，队伍迅速地攻进了吐絲口的街道。

吐絲口东北角的赵庄和西北角的青沟，是吐絲口敌人两个外圍支撑点，在四十分鐘以后，也被攻占，两处一千多个敌人，遭受到被最先干脆歼灭的命运。

师指揮所里一盆木柴火的周圍，坐着副軍长梁波、师长曹国柱和师部的一些工作人員。他們在炮声和枪声的交响里，你一言我一語地談論着，殷紅的盆火，映照着他們兴奋的臉。

“沒想到这样快就攻进去哩！”曹国柱吸着烟，愉悅地說道。

“这要感謝偵察营的‘小广东’！人家装哑巴，抬一棵大树，到圩門口捉了俘虏，了解了情况！”梁波敲着手里撥火的小树枝，喊叫着說。因为恰巧在这个时候，有一顆炮彈在附近爆炸，他必須大声喊叫，才能使他的声音不被炮彈的轟响声掩盖下去。

電話报告說：

“南街口的一个高屋子已經占領，一个排的敌人消灭了一半，一半逃走了。”

又一个電話报告說：

“西門樓上的碉堡被炸毀了，一個班的敵人被肅清。”

值班參謀白玉生，寫好了作戰紀錄，戴着耳機，笑容滿面地發表議論說：

“這個敵人，我看是一塊豆腐，不經打！”

“豆腐？你說得輕快！”梁波不以為然地說道。

“頂多是塊豆腐干！”

“嘿！不是那樣簡單！豆腐？豆腐干？槍才剛打響，同志！差不多有一萬人，要個喉嚨吃哩！”

幾顆連發的炮彈，在指揮所附近爆炸，梁波轉臉向白玉生問道：

“怎麼，這一陣沒有消息來？”

白玉生搖着電話機。

“跟我找朱參謀長說話，問問他們打的怎樣？”

一会儿，朱斌的電話接通了。梁波站到電話機旁邊，邊听着邊復述着：

“地堡外面有鐵絲網，鐵絲網外面有鹿寨①，鹿寨上綁着集團手榴彈，發現地雷，一個班上去，只回來四個……唔！攻不上去！”

梁波對着話筒喊叫着說道：

“先把鹿寨上的手榴彈消滅掉！用手榴彈消滅手榴彈，消滅地雷！然後再往上攻！……聽到沒有？不要猛打

① 鹿寨，是用帶枝椏的樹木（樹頭朝外）排列成的障礙物。

瞎冲！告訴下面，要动动脑筋……喂！喂！你說話呀！”

電話綫断了，他吹吹話筒，繼續地喊了几句，还是没有回話的声音。

“赶快叫人去查綫！断了！”梁波对白玉生命令着說。

白玉生抓住電話机的搖手，搖了好一陣，还是听不到声音，便急速地奔了出去。

三

蔣介石匪軍新編三十六师师长何莽，憤怒地躺在地下室的破藤椅上。地下室入地八尺，一丈二尺見方大小，牆壁上挂滿了地图。报話机、電話机旁边，坐着、立着一小群人，因为师长剛剛暴跳如雷地发了一頓脾气，他們有的伸长舌头，有的挤眉弄眼，有的則是哭喪着沾滿污垢的臉。

由于他的身体突出的肥大沉重，破藤椅的四只瘦腿，深深地陷入到泥土里，发着痛苦的“吱吱呀呀”的慘叫声。

“是哪一团、哪一营、哪一連、哪一排丟掉土地庙旁边大地堡的？給我查清楚，叫他們的排长提头来見我！”

“一〇七团二营五連三排，排长带重花。”一个瘦臉參謀囁嚅^①着回答說。

“带花？能爬叫他爬得来！不能爬，把他抬得来！”何

^① 囁嚅，讀折儒，是吞吞吐吐的样子。

莽暴怒地叫道。向參謀瞪着眼睛，他的黃眼珠幾乎凸蹦到眼眶外面來。

參謀猶疑了一下，在何莽凶狠的眼光之下，急促地走了出去。

這是作戰第二天的深夜里，槍、炮正打得猛烈，房屋的牆壁不時地倒塌下來。屋頂的瓦片上跳着火花，瓦片“喀喀喳喳”地狂叫亂飛。

參謀穿過蛇形的交通溝，跌跌撞撞地走了一段高低不平的小路，忽然摔倒在一堆軟塌塌的障碍物上。他呆楞了一会，正要爬起身來，腿上給什么东西猛烈地戳了一下，同時聽到凶惡的罵聲：

“你祖宗受了傷，你還要來踩！你怕我不死！讓你也尝尝滋味！”

參謀痛叫一聲以後，定睛一看，七、八個傷兵，躺在他的腳下。他正伏在一個死尸般的重傷兵的身上，他連忙離開他們，可是一條被戳的腿抬不動，激烈的疼痛，使他倒在傷兵們附近的一堆燒焦了的、還在冒煙的木頭上，嘴里嗥嗥地喊着“救命啊！沒得命了！”

他意識到一個傷兵在他的大腿上狠狠地戳了一刺刀。

參謀許久沒有回來，何莽抓起手邊的電話機，搖了几下，還沒有問明對方是誰，便大喊大叫起來：

“固守待援！固守待援，知道不知道？固守就是要守

的牢固！不許你們再給我丟掉一尺一寸的地方！要給我
出击！出击！把敵人統統打死在陣地前面！”

說話總是酸溜溜的參謀長，在何莽的憤怒稍稍平息
以後，翹着小胡髭說道：

“固守待援，重要關鍵是個‘援’字！援不至則難固
守！”

何莽望望參謀長忧虑的臉色，又拍拍自己禿了一半
的蜡黃的腦袋。然後命令報話員叫綏靖總部，請李副司
令長官講話。

在這個當兒，何莽走到地下室的外面去，望望黑壓壓
的霧氣蒙蒙的天空，用力吸了一口混和着火藥味的大氣。
一道曳光彈的綠光，閃過他的眼前，一個不祥的預兆，使
他打了一個寒噤，馬上又回到地下室里。

他立正地站在報話機前面，手里緊握着橢圓形的小
話筒，大聲叫着：

“‘鯉魚’（李仙洲的代號）嗎？‘鯉魚’嗎？我‘南瓜’（何
莽的代號）呀！‘南瓜’呀！”

報話機里副司令長官李仙洲的聲音，何莽听辨得出，
象瓦片相互磨擦似的，非常刺耳，但卻使何莽感到親切：

“你要象一塊磁鐵一樣，吸引住那幾根鋼針，最後，磁
鐵可以砸斷鋼針，鋼針是戳不壞磁鐵的。我是一隻大象，
你就是象鼻子，就是我的鼻子！到時候，鼻子一卷，就掃
滅了敵人！我對你這兩天的作戰，極端滿意！極端滿意！”

你能再固守二十四小时就行了！千万不能失守！千万！千万！援軍相隔只有八十里！飞机明天要增加到四百架次。你們怎么样？怎么样？”

何莽兴奋地叫道：

“沒問題！絕對沒問題！流到最后一滴血！二十四小时，我有十二分把握！长官放心！”

何莽从报話机里获得了巨大力量。他立即命令參謀长督令所属部队拚死固守陣地，相机举行短促反击。

一〇七团团长为了执行連保連坐的軍紀，在陣地上，枪决了丢失地堡的那个断了腿的排长。

排长的尸体横倒在一堵黑墙旁边。

每一个士兵的心上戳上了一把尖刀，全身的肌肉瘳攣着，战栗着。他們死抱住枪，死守在地堡里，房屋里，壕沟里，死亡威胁着他們，恐惧的細菌，充滿他們的血液。誰也沒有勇气再看死了的排长一眼。

何莽的严酷的命令和无情的鎮压，并不是完全无效，在这天夜里，枪决了排长以后，只失去了两个地堡和一間独立屋子，根据报告，都是在士兵們大部死亡和負伤以后才失去的。

倒在燒焦的木头上的參謀，昏迷了一陣爬起身来一瞧，他附近的伤兵少了两个，有几个人正在他的身边挖着泥坑，“是挖工事嗎？”他輕輕地問了一声。那几个人还是默默地挖着，沒有答理他。他定定眼睛，恐惧地爬行

着。有一个挖土的人，把他死命地拖了回来。

“我要回去！我能爬！”

“你就在这里，給你預备好了！”

參謀吓昏了，他几乎全部失去了知觉。这时候，他看到一个伤兵被推进泥坑里去，悲惨地叫着。但是，泥土堆积到伤兵的身上去，压灭了惨叫的声音。

參謀明白地意識到他的坟墓就在身边，便突然掙扎着站立起来，嘴里叫道：

“我是參謀！我沒有受伤！”

說着，求生的欲望，使他真的象沒有負伤的人一样，接連地走了五、六步。但是，他又馬上栽倒在一堆碎磚破瓦上面，磚瓦“嘩嘩”地塌下来，他的头臉給猛烈的碰碰一下，他顫抖着一只手，撫摸着疼痛的地方。

“能走就讓他走了吧！”

參謀听到有人怜悯地說了一句。他歪过头去，在黑暗里，朝那几个人恐惧地望望，他們又把另一个伤兵向土坑里推，那个伤兵的惨叫，比先前一个更加叫人可怕，象屠場上临宰的牛一样，惨叫声拖得很长很长。參謀感到有千万根尖針，一齐鉆入到他的骨髓里面，全身汗毛立刻豎了起来。

參謀又站起身来，手里抓住一根冷冰冰的伤兵們丢弃了的枪杆，他利用枪杆的支持，飞快地跳着走开去，死亡的魔鬼，驅使他无目的地胡跳乱跑，越是枪彈密集的地方

向，他就越向那里奔跑，冷僻无人的地方，他却拚命地避开。是一团火光吸引了他，他终于临死得救，奔到了火光跟前。双方射击的密集的子彈，竟然沒有一顆打中他。他也沒有辨明伏在火光附近的是敌人还是自己人，便躺倒在他們旁边，大叫了一声：“救命呀！”手里的一支美国步枪，被摔得远远的。……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师长何莽最头痛的一件事，是众多的伤兵无法处理。輕伤的，他們自己会爬、会走，包包扎扎以后，可以集中到一个地方去，重伤的倒在陣地上，自己爬不下来，救护又沒人。这些重伤兵，断了腿的，打穿了胸腹的，在陣地上躺着、哭叫着，使沒死沒伤的士兵們只能閉着眼睛打枪，他們看到死了沒人收尸，伤了沒人救治，眼泪就止不住地滴下来。他們悲伤叹息、战栗、恐惧、憤恨、怒罵。为了求生，有的跑到敌人方面去，有的就在敌人来到面前的时候，举枪投降。何莽不想知道、但是终于知道了这种景象，不能不感到士兵們斗志瓦解的危險。于是，他命令各团組織了掩埋队，死了的就地掩埋，重伤的秘密活埋。

何莽对于他的罪恶手段的效果，很是滿意。当他听到陣地上的枪声剧烈起来，打退敌人的一次进攻，按照他的命令举行出击的时候，他的长滿了黑毛的手，便抓过一瓶沒吃完的啤酒，把嘴巴套在瓶口上，“咕嚕咕嚕”地喝起

来。副官用刺刀撬开牛肉罐头，送到他的面前，他抓了一块卤淋淋的牛肉，扔到嘴里。

“罐头还有多少？”何莽嚼着牛肉問道。

“还有一两百个。”副官回答說。

“送五十个到陣地上去！給士兵們吃！告訴他們：我是喜欢他們的！他們能够守住陣地，扑灭敌人！他們不怕死！”

何莽滾瓜似地說了这几句話，发狂似地大笑起来。連外面的炮声，都給它掩盖下去。

在他的笑声里，啤酒瓶从手里摔落到地上，沒有喝完的啤酒，噴濺到他自己的脚上，別人的身上，墙壁上的地图上。

何莽倒在破藤椅上，傾听着外面的枪、炮声，醉态迷糊地“咕嚕咕嚕”地說道：

“沒有問題，再守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也不在乎！仙公^①說得好！我是一块磁鉄，磁鉄，最后砸断鋼針！我是他的象鼻子，象鼻子！最后，最后这么一卷，扫灭了敌人！”

說着的时候，他的黑毛大手不住地搖摆，做着象鼻子卷动的姿态。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惶惑地、但又很有兴趣地叮望着他这种半狂半醉的神情。

① 仙公，是何莽对李仙洲的尊称。

四

經過兩夜一天的吐絲口戰鬥，形成了僵持的狀態。還有三分之二的敵人沒有解決。

南綫二十多萬敵人，已經越過臨沂，在四十里寬的正面，齊頭向北推進，用數百門大炮日夜轟擊，不顧一切地壓迫下來。阻擊部隊堅持着每一個村莊和每一個山頭，阻擋敵人前進。

萊蕪城的外圍敵人，一小部分被歼滅，新泰城的一個師的敵人向我軍投降。萊蕪城外的村莊、集鎮，大多已被我軍占領，大部分敵人被壓縮得混雜地擁擠在萊蕪城里和附近的幾個據點里。華東野戰軍司令部決定在今天下午對萊蕪城里的敵人進行總攻擊。

戰役要求速決，戰役接近到最高潮。

和野戰軍參謀長通過電話，了解了全面情況以後，沈振新冒着敵機的瘋狂掃射，步行了八里丘陵小路，來到已經移到吐絲口石圩里面的師指揮所。他和眼睛熬紅了的梁波、曹國柱稍稍談了幾句，便和作戰科長黃達隱蔽在一堵高牆後面，用望遠鏡觀察着戰鬥激烈的情景。

子彈從他的頭上和耳朵邊飛過。沒有陽光的戰地的早晨，空氣混濁，景象荒涼。他好似什麼也沒有看見，映到眼里的，盡是一些焦黑的牆壁，塌倒的房屋，炸翻的地堡，狼藉滿地的子彈殼，和許多炮彈轟擊、子彈射穿的疤